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三刻拍案驚奇
第二十八回 修齋邀紫綬 說法騙紅裙

壯夫志匡濟，蠹簡為津梁。
志不落安鮑，息豈在榆枋。
材借折彌老，骨以磷逾強。
寧逐輕薄兒，肯踵銅臭郎！
七幅豁盲者，三策驚明王。
杏園舒壯游，蘭省含清香。
居令愆繆格，出俾凋瘵康。
斯不愧讀書，良無慚垂黃。
窮達應有數，富貴真所忘。
毋為貪心熾，竟入奸人韁。

《五言排律》

(男)兒生墮地，自必有所建立，何必一頂紗帽？但只三□(考)道是奴才官，例監道是銅臭，這些人借了一塊九折五分錢重債出門，又堂尊處三日送禮，五日送□(禮)，一念要捉本錢，思量銀子，便沒作為。貢舉又道日暮途窮，歲貢捱出學門原也老邁，恩選孝廉豈無異才？卻薦刻十之一，彈章十處八，削盡英雄之氣。獨是發甲，可以直行其志，盡展其才，便是招人忌嫉，也還經得幾遭跌磕，進士斷要做的。雖是這樣說，也要盡其在己，把自己學問到識老才雄，悟深學富，氣又足，筆又銳，是個百發百中人物，卻又隨流平進，聽天之命，自有機緣。

如張文忠，五十四中進士，遭際世廟，六年拜相，做許多事業，何妨晚達？

就是嘉興有個張巽解元，文字紕繆，房官正帶在袖中，要與眾人發一番笑話，不期代巡見了討去，看做個奇卷，竟作榜首，是得力在誤中。後來有一起大盜，拿銀三千，央他說分上，在賓館中遇一吏部，是本府親家。吏部譚文，將解元文字極其指摘唾罵，罵了請教姓名，他正是解元，自覺慚愧，竟一肩為他說了這分上，是又得力在誤中。人都道可以倖勝，又見這些膏粱子弟、銅臭大老得中，道可以財勢求，只看崔鐸等到手成空。還有幾個買了關節，自己沒科舉，有科舉又病，進不得場，轉賣與人；買得關節被人盜去，乾賠錢；買關節被中間□(作)事人換去，自己中不著，還有事露，至於破家喪身，被哄銀子被搶，都是一點躁心，落了陷阱。又有一個，也不是買關節，只為一念名心未淨，被人賺掇，不唯錢財被誑，抑且身家幾覆。

話說湖州有個秀才姓張，弱冠進了學，家裡田連阡陌，廣有金銀，呼奴使婢，極其富足。娶妻沈氏，也極有姿色，最妙是個不妒，房裡也安得兩個有四、五分姿色丫頭，一個叫做蘭馨，一個叫做竹翠。還有兩個小廝，一個叫做綠綺，一個叫做龍紋，伏侍他。有時讀書，卻是：

柔綠侵窗散曉陰，牙籤滿案獨披尋。
飛花落研參硃色，竹響蕭蕭和短吟。
倦時花徑閒步：
苔色半侵履，花稍欲滯人。
阿誰破幽寂，嬌鳥正鳴春。
客來時一室笑談：
對酒恰花開，詩聯巧韻來。
玄詮隨塵落，濟濟集英才。

□(也)是個平地神仙，豈是寒酸措大！

一日，只見其(妻對)著他道：「清庵王師父說，南鄉有個道睿和尚，曉得人功名遲早，官職大小，附近鄉官、舉、監，都去拜在門下。你也去問一問。」

張秀才道：「怎麼這師姑與這和尚熟？我停日去看他。」恰好一個朋友也來相拉，他便去見他。

不知這和尚是個大光棍，原是南京人，假稱李卓吾弟三個徒弟，人極生得齊整，心極玲瓏，口極快利，常把些玄言、悟語，打動鄉紳；書、畫、詩、詞，打動文士，把些大言，利嘴，誑惑男婦。還有個秘法，是奉承結識尼姑。尼姑是尋老鼠的貓兒，沒一處不鑽到，無論貧家，富戶，宦門，借抄化為名，引了個頭，便時常去闖。口似蜜，骨如綿，先奉承得人喜歡，卻又說些因果，打動人家，替和尚游揚贊誦。這些婦女最聽哄，哪個不背地裡拿出錢，還又攬攬丈夫護法施捨？但他得了這訣，(極)其興了，還又因這些妖嬈來拜師的，念佛的，引動了色火，便得兩個行童徒孫，終不(濟)事，只得重賄尼姑，叫她做腳勾搭。

有那一干：或是寡婦，獨守空房，難熬清冷，或是妾媵，丈夫寵多；或是商賈之婦，或是老夫之妻，平日不曾饜足她的欲心，形之怨歎，便為奸尼乘機得入。還有喜淫的借此解淫，苦貧的望他濟貧，都道不常近婦人面，畢竟有本領，畢竟肯奉承，畢竟不敢向人說，有這幾件好，都肯偷他。

只這賊禿，見援引來得多，不免揀精揀肥；欲心熾，不免不存形跡。那同寺的徒弟、徒孫，不免思量踴躍，捉頭兒，每每敗露，每每移竄，全無定名。這番來湖州，叫做道睿，號穎如，投了個鄉紳作護法，在那村裡談經說法。這王師姑拜在他門下，因常在張家打月米，順口替他薦揚。又有這朋友叫做鍾闡然，來尋他回去，好一個精舍：

徑滿鬆杉日影微，數聲清梵越林飛。
花烹梭水禪情雋，菜煮饌籬道味肥。
天女散花來豔質，山童面壁發新機。
一堂寂寂聞鍾磬，境地清幽似者稀。
先見了知客，留了茶，後見穎如，看他外貌極是老成鎮重：
滿月素涵色相，懸河小試機鋒。
凜凜泰山喬嶽，允為一世禪宗。
敘了些閒文。張秀才道：「聞得老師知人休咎、功名早晚，特來請教。」

穎如道：「(二)位高明，這休咎、功名，只在自身，小僧不過略為點撥耳！這也是貴鄉袁了凡老先生已往事，這老先生曾遇一孔星士，道他命中無子，且只一歲貢，曆官知縣。後邊遇哲禪師指點，叫他力行善事，他為懺悔，後此老連舉二子，發甲，官至主政。故此，小僧道在二位，小僧不過勸行懺悔而已。就是(喜)善行，貧者行心，富者行事，都可行得。就如袁了凡先生賣抵減糧一事，作了萬善，可以准得，故此和尚也常常勸行，常常有驗；初不要供養小僧，做善行也。」

鍾闡然道：「張兄，你尚無子，不若央穎老師起一願，力行千善，祈得一子；你只在一年之間，就見曉報的。況且你們富家，容易行善。」

張秀才道：「待回家計議。」

鍾聞然道：「這原是你兩個做的事，該兩個計議。」

兩個別了，一路說：「這和尚是有光景的，我自積我的陰德，他不騙我一毫，使得，使得！」

鍾聞然道：「也要你們應手。」

果然張秀才回去計議，那尊正先聽了王師姑言語，只有攛掇，如何有攔阻？著人送了二兩銀子、兩石米，自過去求他起願。

穎如道：「這只須先生與尊正在家齋戒七日，寫一疏頭，上邊道：『願力行善事多少，求一聰明智慧、壽命延長之子。』就是了，何必老僧？」

張秀才道：「學生不曉這科儀，一定要老師親臨。」穎如見他已著魔了，就應承他。

到他家中，只見三間樓上中懸一幅賜子白衣觀音像，極其清雅。他尊正也過來相見。穎如就為他焚符起緣，燒了兩個疏頭，立了一個疏頭，只是這和尚在樓上看了張秀才尊正與這兩個丫頭，甚是動火：

嚶嚶一群鶯囀，裊裊數枝花顫。

司空見慣猶閒，攪得山僧魂斷。

這邊夫妻兩個，也應好日起願；那邊和尚自尋徒孫洩火。似此張秀才夫妻遂立了一個行善簿，上邊逐日寫去：今日饒某人租幾斗，今日讓某人利幾錢，修某處橋助銀幾錢，砌某處路助銀幾錢，塑(像)、造經、(助)修寺、助造塔、放魚蝦、贖龜鱉。不上半年，用(去)□□，□(百金、一)千善立完，腹中已發芽了，便請他完願。張秀才明有酬謝，其妻的暗有酬謝。自此之後，常常和尚得他些兒。只是和尚志不在此。

不期立願將半年，已是生下一個兒子，生得滿月，夫妻兩個帶了到精舍裡，要穎如取名，寄在觀音菩薩名下。穎如與他取名「觀光」，送了幾件出鄉的小僧衣，小僧帽，與他齋佛、看經，左右都出豁在張秀才身上。夫妻兩個都在庵中吃齋，王師姑來賠。回家說勸，勸行善有應，不若再尋他起一個願，求功名。

張秀才道：「若說養兒子，我原有些手段，湊得來。若說中舉、中進士，怕本領便生疏，筆底岔滯，應不得手。」

其妻道：「做看。」

巧是王師姑來，見了他夫婦兩個，道：「睿老爺怠慢相公、大娘！」

沈氏道：「出家人甚是攬他！」

王尼道：「前日不辛苦麼？」

沈氏道：「有什辛苦？正在這裡說，要睿師父一發為我們相公立願，保佑他中舉，我們重謝他。」

王尼道：「保佑率性保個狀元，中了狀元，添了個護法了，還要謝？只是要奶奶看取，見尼姑這事實搭做得來；上科縣裡周舉人，還有張狀元，李狀元，都是他保的，我們出家人怎肯打誑語？□□(我就)去替相公說。只是北寺一尊千手千眼□□□□，□(觀音應裝，溪)南靜舍一部法華經缺兩卷；我庵裡伽藍不曾貼金；少一副供佛銅香爐；這要相公親娘發心、發心，先開這行善簿子起。」

沈氏道：「當得！當得！」

吃了些齋，就起身來見穎如，一個問訊道：「佛爺好造化！前日立願求子的張相公，只要求個狀元，要你立願。他求個兒子，起發他佈施酬謝，也得二三十兩，這個願心，怕不得(他)五七十金？」

穎如道：「我這裡少的哪裡是銀子？」

王尼(道)：「是，是，是，少個和尚娘！」

穎如道：「就是個狀元可以求(得)的？」

王尼道：「要你的，求不來，要你賠！把幾件大施捨難他，一時完不來的，便好把善行不完推。這科不停當，再求那科，越好牽長去，只是架子要搭大些！」

穎如道：「不是搭架子，實是要他打掃一所淨室，只許童男、童女往來。恨我沒工夫，我也得在他家同拜禱三七(日)才好。」

王尼遍：「你沒工夫，我來替。」

穎如道：「怕你身子不(潔)淨！」

王尼道：「你倒身子潔淨麼？有些符咒文疏，這斷(要)你去的，只是多謝你些罷了！」他兩個原有勾搭，也不必定要在這日，也不必說他。

去回復道：「去說滿口(應)承，道要禮拜三七日，怕他沒工夫。我道張相公怎麼待你？便費這二十日工夫，張相公料不負你！」

張秀才夫婦欣然打掃三間小廳，側首三間雪洞，左首鋪設一張涼床、羅帳、淨幾、古爐、蒲團等項；右首也是床、帳，張秀才自坐。

擇了日，著人送了些米、銀子，下一請書，去請他來。廳內中間，擺設三世佛、玉皇、各位神祇，買了些黃紙，寫了些意旨，道：「願打萬善，祈求得中狀元。」

只見穎如道：「我見道家上表，畢竟有個官銜，什麼『上清三洞仙卿』，『上相九天採訪史』，如今你表章上，也須署一個銜才好。」

張秀才道：「什麼官銜，填個某府某縣儒學生員罷！」

穎如道：「玉帝面前表章是用本色了，但這表要直符使者傳遞，要進天門，送至丘、吳、張、葛各天師，轉進玉帝。秀才的勢怎行得動？須要假一個大官銜，簽署封條、牒文，方行得去。」

張秀才道：「無官而以為有官，欺天了。」

穎如道：「如今俗例有借官勘合，還有私書用官封打去，圖得到上官前，想也不妨！」

張秀才道：「這等假什麼官？」

穎如道：「聖天子百靈扶助，(索)性假一個皇帝。」

張秀才道：「這怎使得？」

穎如道：「這(不)□□□□(過一時權)宜，只得你知、我知，哄神道而已！」兩個計議，在表函上寫一個道：「代天理物、撫世長民、中原天子、大明皇帝張某謹封。」下用一個圖書；牒上寫道：「大明皇帝張」，下邊一個花押；都是張秀才親筆，放在穎如房中。

先發符三日，然後齋天進表。每日穎如作個佛頭，張秀才夫婦隨在後邊念佛。做晚功課王尼也常走來，供得他是活佛般。若是走時張秀才隨著，丟些眼色，那沈氏一心只在念佛上，也不看他；夜間沈氏自在房中宿，有個「相見不相親」光景。到了焚表，焚之時，穎如都將來換過了：

堪笑癡儒浪乞恩，暗中網罟落奸髭。

茫茫天遠無從問，尺素何緣達帝闈。

鬼混了幾日他已拿住了把柄，也不怕事，況且日日這些變童豔婢，引得眼中火發，常時去撩撥這兩個小廝。每日龍紋、綠綺去伏侍他。

一日，他故意把被丟在床下，綠綺鑽進去拾時，被他按住，急率走不起，叫時，適值張秀才在裡邊料理家事，沒人在，被他弄一個像意。一個龍紋小些，他哄他作福開襠，急得他哭時，他道：「你一哭，家主知道，畢竟功德做不完。家主做不得狀元，你也

做不成大管家！」一破了陣，便日日戲了臉替這兩個小廝纏，倒每日張秀才夫婦兩個齋戒，他卻日日風流。

就是蘭馨、竹秀，沈氏也常使她送茶、送點心與他，他便對著笑吟吟道：「親娘替小僧作一個福兒！」兩個還不解說。

後來蘭馨去送茶，他做接茶，把蘭馨捏上一把。蘭馨放下碗飛跑，對沈氏道：「穎如不老實。」

沈氏道：「他是有德行和尚，怎幹這事？妳不要枉口拔舌！」蘭馨也便不肯到他房裡，常推竹秀去。一會竹秀去，他見無人，正在那邊唸經，見了竹秀，笑嘻嘻趕來一把抱住。那竹秀倒也正經，道：「這什麼樣？□(我)家裡把你佛般樣待，怎麼思量做這樣事！」

穎如笑(道)：「(佛)也是做這樣事生出來的，姐姐便做這好事！」

竹秀(道)：「(你)這賊禿無禮！」

劈頭兩個栗暴，穎如道：「打憑妳打，要是要的！」涎著臉兒，把身子去送，手兒去摸。不料那竹秀髮起性來，乘他個不備，一掀，把穎如掀在半邊，跑出房門：「千賊禿！萬賊禿！對家主說，叫你性命活不成！」

穎如道：「我活不成？你一家性命真在荷包裡！」竹秀竟趕去告訴沈氏。

穎如道：「不妙！倘若張秀才知機，把我打一頓，搜了這張紙，我卻沒把柄！」他就只一溜走了。

竹秀去說，沈氏道：「他是致誠人，別無此意，這妳(差會)意，不要怪他！」

只聽得管門的道：「睿師太去了！」

張秀才夫婦道：「難道有這樣事？」一定這丫頭衝撞，且央王師姑接他來終這局！」不知他已先見王師姑了。

王尼道：「佛爺！張家事還不完，怎回來了？」

穎如道：「可惡張家，日久漸漸怠慢我，如今狀元是做不成了，他如今要保全身家，借我一千銀子造殿！」

王尼道：「一千銀子？好一樁錢財，他怎麼拿得出？」

穎如道：「妳只去對他說，他寫的表與牒都在我身邊，不曾燒，叫他想一想利害。」

王尼道：「這是什麼話，叫我怎麼開口？」只見張家已有人來請王尼了。王尼便邀穎如同去，穎如道：「去是我斷不去的，叫他早來求我，還是好事！」穎如自一逕回了。

這王尼只得隨著人來先見沈氏，沈氏道：「睿師太在這裡，怎經事不完了？」

王尼道：「正是，我說他為什麼就回？他倒說些閒話，說要借一千兩銀子，保全你們全家性命。」

沈氏道：「這又好笑！前日經事不完，還要保襯什的？」

此時張秀才，平日也見他些風色，去盤問這兩個小廝，都說他平日有些不老成，張秀才便惱了。

見了王尼道：「天下有這等賊禿！我一樁正經事，他卻戲顛顛的，全沒些致誠，括我小廝，要拐我丫頭，是何道理？」

王尼道：「極好的呢，坐在寺裡，任妳如花似玉的小姐、奶奶，拜他、問他，眼梢也不抬。」

沈氏道：「還好笑說要我一千銀子，保全我一家性命。」張秀才聽到這句，有些吃驚，還是文牒都已燒去，沒蹤跡，道：

「這禿驢這等可惡！停會著人捉來，打上一頓送官！」

王師姑：「我也道這借銀事開不得口，他道你說不妨，道相公親筆的表章文牒都不曾燒，都在他那裡，叫相公想一想利害。」

張秀才道：「胡說！文牒我親眼看燒的，你對他說，莫說一千，一錢也沒得與他，還叫他快快離這所在！」

沈氏道：「這樣貪財、好色的和尚，只不理他罷了，不必動氣。」王師姑自回了，到庵裡去回覆。

怨暢穎如道：「好一家主顧，怎去打斷了？張相公說你不老實，戲弄他小廝、丫鬢。」

穎如道：「這是真的。」

王尼道：「阿彌陀佛！這只好在寺裡做的，怎走到人家也是這樣？就要，也等我替你道達一道達才好，怎麼生(做)？」

穎如笑道：「這兩個丫頭，究竟也還要屬我，我特特起這鬢兒。你說的怎麼？」

王尼道：「我去時張相公大惱，要與你合嘴，虧得張大娘說罷了。」

穎如笑道：「他罷我不罷，一千是決要的！」

王尼道：「佛爺！你要這銀子做什？」

穎如道：「我不要銀子，在這裡做什和尚？如今便讓他些，八百斷要的，再把那兩個丫鬢送我，我就在這裡還俗。」

王尼道：「炭塹八百、九百，借銀子這樣狠？」

穎如道：「我哪裡問他借，是他要送我的買命錢！他若再做一做腔，我去一首，全家都死！」

王尼道：「什麼大罪，到這田地？我只不說！」

穎如道：「妳去說，我把妳加一頭除，若不說，把妳都扯在裡邊！」

王尼道：「說道『和尚狠』，真個狠！」只得又到張家來，把穎如話細細告訴。

沈氏對張秀才道：「有什把柄在他手裡麼？」

張秀才又把前事一說，沈氏道：「皇帝可假得的？就燒時也該親手燒，想是被他換去，故此他大膽，你欠主意，欠老成！」

張秀才道：「這都是他主謀。」

沈氏道：「須是你的親筆！這怎麼處？」

張秀才道：「豈有我秀才反怕和尚之理？他是妖僧哄我，何妨？」嘴裡假強，心中也突突的跳。

那王尼聽了「頭除」這句話，便扯著沈氏打合道：「大娘！這和尚極是了得的，他有這些鄉官幫護，料不輸與相公。『一動不如一靜』，大娘勸一勸，多少撒化些，只當佈施罷，常言道，『做鬼要羹飯吃』！」

沈氏道：「他要上這許多，叫我怎做主？況這時春二、(三)月，只要放出去，如何有銀子收來與他？」

王尼道：「我不曉得這天殺的，絕好一個好人，怎起這片橫心！他說造殿，舍五十兩與他造殿罷！」

張秀才道：「沒這(等)事，舍來沒功德！」

沈氏道：「罷，譬如舊年少收百十石米，賞與這禿罷！」

王尼只得又去，道：「好了，吃我只替他雌兒纏，許出五十兩。」

穎如道：「有心破險，只這些兒？」

王尼道：「你不知道，這些鄉村大戶，也只財主在泥塊頭上，就有兩個銀子，一兩九折五分錢，那個敢少他的，肯藏在箱裡？得收手罷！」

人急計生，穎如道：「銀子沒有，便田產也好，五百兩斷斷要的！」

王尼道：「要錢的要錢，要命的要命，倒要我跑！」

趕來朝著沈氏道：「說不來，憑你們，再三替你們說，他道便田產，也定要足到五百！張相公打意得過，沒件事不要理他，作腔作勢，連我也厭！」

張秀才道：「沒是沒事。」

沈氏道：「許出便與他，只是要還我(寫的)幾張紙。」

王尼道：「若是他要他還什麼幾張紙，他須要(拿)班兒，依我五十兩銀子、十畝田，來我庵裡交手。換手罷！」

張秀才假強，搖頭，沈氏口軟，道：「便依妳，只是要做得老到！」跑了兩日，穎如只是不倒牙。王尼見張家夫婦著急，也狠

命就敲緊，敲到五十兩銀子、四十畝田，賣契又寫在一個南院名下，約定十月取贖。

臨時在清庵裡交，他又不來，怕張秀才得了這把柄去，變臉要難為他，又叫徒弟法明臨下一張，留著做把柄，以杜後患。張秀才沒極奈何，只得到他靜室，他畢竟不出來相見，只叫徒弟拿出這幾張紙來。

王尼道：「相公自認仔細，不要似那日不看清白！」

張秀才果然細看，內一張有些疑心。法明道：「自己筆跡認不出，拿田契來比麼！」

張秀才翻覆又看一看，似寶一般收下袖中，還恐又變，流水去了。王尼卻在那邊逼了十兩銀子，又到張家誇上許多功。張秀才與了他五兩銀子、三石米；沈氏背地又與他五七兩銀(子)幾疋布。張秀(才)自認悔氣，在家歎氣叫屈，不消說了。穎如也怕(張秀)才陰害他，走到杭州，他派頭大，又騙著一個瞎(眼)人)家，供養在家，已是得所了。

只是穎如還放不這兩(個)丫頭下，又去到王尼庵中道：我當日還留他一張牒文，做防身的，我如今不在這邊，料他害我不著，不若一發還了他，與他一個了斷。如今他家收上許多絲，現在賣絲，我情願退田與他，與我銀子，這只完得舊事，新事只與我兩個丫頭罷了。」

王尼道：「這做過的事怎又好起浪？明明白白交與他這四張紙，怎又好說還有一張？」

穎如道：「當日妳原叫他看仔細，他也看出一張不像，他卻又含糊收了，他自留的酒碗兒，須不關妳我事。」

王尼道：「是倒是，只是難叫我啟口。就是你出家人，怎帶這兩個丫頭？」

穎如道：「我有了二、三百銀子，又有兩個女人，就還了俗，哪個管我！」

王尼道：「一日長不出許多頭髮！」

穎如道：「妳莫管我，妳只替我說。」

王尼道：「不要你還寫幾個字腳兒與我，省得他疑我撮空！」

穎如道：「不難，我寫，我寫！」寫道：

張秀才謀做皇帝文字，其真跡尚在我處。可叫他將丫頭蘭馨、竹秀贈我；並將前田俱還價。我當盡還之，不則出首莫怪！

寫了道：「歇半月我來討回覆。」去了。

王尼道：「也是不了事件，還與他說一說。」又到張家來。

恰是沈氏抱著兒子吃乳，張秀才搭著眉頭，在那廂逗他要。只見王尼走到，相喚了。王尼對著張秀才道：「好不老成相公，當日怎麼替你說，又留這空洞兒等和尚鑽？」

張秀才道：「什空洞兒？」

王尼道：「你當日見有一張疑心，該留住銀子，問穎如要真的，怎胡亂收了，等他又起浪？」便遞出這張字兒。

其時蘭馨在面前，王尼故意做要景他，道：「難道這等花枝樣一個姐兒，叫她去伴和尚？」

沈氏道：「便與他，看他怎麼放在身邊！」

王尼道：「放在身邊，包妳還兩個姐姐快活！」

張秀才看字待扯，沈氏笑道：「且慢，我們計議，果若斷絕得來，我就把蘭馨與他！」只見蘭馨便躲在屏風後哭去了：

兩餘紅淚滴花枝，慘結愁深不自持。

羞是書生無將略，和戎卻自倩蛾眉。

正說時，卻遇(舅)子沈爾謨來，是個義烈漢子，也是個秀才。見他夫妻不快，又聽得蘭馨哭，道：「妹子將就些，莫動氣！」

沈氏道：「我做人極將就，她哭是怕做和尚(婆)！」

張秀才忙瞅一眼，沈氏道：「何妨得？我哥哥極直、極出熱，只為你掩耳偷鈴，不尋個幫手，所以欺你。」便把這事認做自家錯，道：「是我誤聽王尼姑，他又不合聽和尚哄，寫什官衙遭他捏住，詐去銀子五十兩，並田四十畝。如今又來索詐，勒要蘭馨、竹秀，故此我夫婦不快，蘭馨這裡哭。」

沈爾謨道：「癡丫頭！人人尋和尚，妳倒怕他。」

又大聲道：「妹子！這妹夫做拙了，要依他。他不要田，便與他銀子。沒有，我那邊拿來，與他丫頭他也不便，好歹再與他二十兩罷。不要『刀口上不用，用刀背上錢』！」

張秀才忙搖手叫他不要說時，哪裡(攔)得住，都被王尼聽了。

須臾整酒在書房，三個在那邊吃。沈爾謨道：「妹子，這是老未完，詐不了的，畢竟要斷送這和尚才好。如今我特把尼姑聽見，說我們肯與他銀子，哄他來。縣尊我與妹夫都拜門生，不知收了我們多少禮，也該為我們出這番力，且待此禿來動手。」兩個計議已定，只等穎如來。

不期這和尚偏不失信，到得月盡來了。王尼把事說與他，道：「他舅子肯借銀子，丫頭與你二十兩自討。」

穎如道：「怕討不出這(等)好的。」

(王)尼道：「看他勢頭，還揶得出，多勒他幾兩就是，定要(這)絆腳索。」

穎如道：「也是，省得有了他，丟了妳，叫他明(日)我庵中交銀。」

王尼來說，沈氏故意把銀子與她看了，約在次日。

這邊郎、舅兩個去見縣尊，哭訴這節情事。

縣尊道：「有這等光棍和尚！」便吩咐四個差人，叫即刻拿來，並取他行李。張秀才便拿出二十兩送了差人，自己還到庵裡。只見王尼迎著道：「在這裡等了半日！」穎如倚著在自己庵裡，就出來相見。

只見駝拜匣的兩個後生，放下拜匣，將穎如縛住。穎如忙叫徒弟時，張秀才逕往外跑，又領進六個人來，道是縣裡訪的，搜了他出入行囊。這些徒弟，都各拿了他些衣鉢(走)了，哪個來顧他？

帶至縣裡，適值晚堂，縣尊道：「你這禿！敢設局詐人？」

穎如道：「張生員自謀反，怕僧人發覺，買求僧人！」

縣尊道：「有什麼證據？」

道：「拜匣中有他文牒。」

忙取出來看了，道：「這又不乾錢穀、刑名，是個不解事書生胡寫的，你就把來做詐端？」便拔簽叫：「打四十！」一聲「打」！早拿下去。

張秀才用了銀子，尿浸的(新)□□□□(毛竹板子)著實打上四十下。文牒燒燬，田契與銀子□□(給還)，穎如下監。徒弟逃去，沒人來管，不二日血脹死了。

□□(嘗戲)作一頌子雲：

睿和尚，祝發早披緇。夜裏三更分行者，菩提新露灑妖尼，猶自起貪癡！

睿和尚，巧計局癡迷。貪想已看盈白鑊，淫心猶欲搜嬌妻，一死赴泥犁！

在監中攔了兩日，直待禁子先遞病呈，後遞絕呈，才發得出來，也沒(個)人收葬，這便是設局害人果報。